

长篇商战小说《空手套白狼》

荣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图书畅销榜第一名

由作家出版社倾力推出的长篇商战小说《空手套白狼》一经问世便迅速登上了深圳中心书城、广州购书中心、上海书城、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的图书畅销榜第一名,并引起当当网、新浪网、腾讯网、《广州日报》《深圳晚报》《羊城晚报》等十几家媒体的关注。

《空手套白狼》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煤炭热”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陕北驼城群英煤矿股东之间一段波诡云谲的血腥厮杀和斗争。书中塑造了阅历各不相同、知识背景迥异的“淘金者”群像:有从国家机关下海

创业并拥有香港身份的“黄金搭档”王建国、李海峰夫妇;有留美的海归钱进和在内地潜伏的资本大鳄赵牧之的组合;也有驼城本土“地头蛇”高英、高举姐弟的“二位一体”;更有靠缅甸赌石一夜暴富的张登高携半路夫妻二妮横空出世和趁火打劫……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三国杀”:毁约、叛变、抓捕、营救、争夺职位、连环官司、邮包炸弹、矿难、血案、花钱买刑、监狱中策划的阴谋……

深圳作者彪叔堪称中国经济发展的弄潮

儿,先后参与了“海南开发热”、“房地产热”、“煤矿热”和“炒矿热”,并经营过酒店、玩过“赌石”等,以其20多年的从商经历,成就了这部全景式反映商战的长篇小说。作者曾就读于华中师大中文系、北京鲁迅文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学院,在经商之余没有忘记对于人生的思考:如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的分别,生死富贵的边界,人性的贪婪、恐惧和麻木以及佛学对于现代人修心、修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编者

商战亲历者的反思之作

□王先霏

进入21世纪以来,商战小说成为一种异军突起的小说类型,拥有众多热心读者,在图书市场上占有日渐增加的份额,引起书评家的注意,但更深的理性探讨,则有待提升与强化。这类小说多是揭示社会大众难以知晓的商业活动的内幕,追求“揭秘性”,暴露商界弄潮儿如何运用潜规则尔虞我诈,以财色拉拢官员,牟取暴利,一则以波诡云谲的故事吸引眼球,使作品具有娱乐效果;一则以对交易和公关手段、营销策略与谈判技巧的细致表现,标榜为商界从业人员的“培训读本”、“职场圣经”。这两方面确能对图书促销发生作用,但并非文学创作应该追求的纯正目标,至少不能算是高境界。作家出版社新出彪叔的《空手套白狼》,作者有多年从商的经历,本书也自我定位为商战小说,也制造了一波三折的故事,但却显示了与同类小说相异的新质,这就是它的批判性、反思性。

作者精心安排了一个虽然身在局中但实际带有旁观者意味的人物张慧能,这个人物乃是小说之“眼”,透过这个人物,可以窥见本书有别于此前商战小说的深层寓意。他身跨两岸,既日与富商周旋,又常到民间查访;既协助雇主商场取夺之争,又致力于脱功利的艺术审美。张慧能在国外学的是东亚民间艺术,他到公司来做财务总监,对财务、薪酬并无兴趣,吸引他的是驼城的民间艺术。主要借由这个人物,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信天游《三十里铺》的来历本事,横山花匠婆婆剪纸背后的泪水和血水,关于绥德石狮子里石蛋蛋的传说,特别是对陕北秧歌队的组成人员、扭秧歌的程序、舞步和队形的变化作了非常细致的讲述,这是其他商战小说里罕见的。这些描叙看起来似乎与商战的主题游离,其实,当读者读完全书,掩卷思忖,日进斗金、出入于灯红酒绿之场的富豪有何可羨,而“西北歌王”王向荣,90岁的柴根老汉,毕生咏颂对于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毕生沉浸在粗犷、悠扬、明丽、质

朴的信天游旋律之中,又是多么难得,进而便可感受到民间审美的真纯与恒久弥新,上层社会纸醉金迷的低俗和与时消逝,造成两者强烈的对比。

在小说情节的转折部分,作者刻意安排张慧能与张登高长篇大论的对话。张慧能提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的区分。生意人是惟利是图,无视任何规则、规范的人;商人则是守着基本准则赚钱而并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企业家是运用聪明才智获取利润、同时将利润用于成就社会事业的人。在这里,作品对书中主要人物王建国、李海峰、高举、钱进、赵牧之,即所谓生意人和商人的代表,做了程度不同的分析批判。由此可见,作者不想写一部如何赚钱的“培训读本”,而是要写一部怎样不被金钱所左右而扭曲心灵的“启悟之书”。它写出几个高学历、有地位的白领,如何为金钱所误,迷失了人之本性,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焦虑、沮丧和悔恨。可贵的是,本书着力表达的不是从商之技,而是为商之道。为商之道即是修身养性之道,归根结底也就是人生哲学。作者给张慧能命名,借用禅宗六祖的法号,让他几次讲述佛法禅理,并且以圣一法师对《心经》的讲解结束全书。这样做符合当下的社会实际,那些抢着在农历新年烧头柱香的,那些在捐资兴修庙宇、重塑佛像时出手大方的,多数是家底丰厚的商人。他们那些供奉、赞助不是奉献,而是另一种投资。宗教在现代社会里可以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有助于抑恶扬善、节制贪欲、增进智慧。不过,依我看,磕头拜佛与了悟佛理是很不相同的两件事。罗马教皇利欧十世以售卖赎罪券大开财路,手下的教士说,“当你购买赎罪券的银钱叮当落在箱子里,你的亲人就从炼狱的火焰中出来了。”其实,那叮当作响的银币豁免不了尘世的罪孽,并且亵渎了上帝,也毁坏了信徒对基督的崇信。探讨为商之道,要超越于宗教,尤其要超越对教义的一般谈

有罪与罚,却没有输与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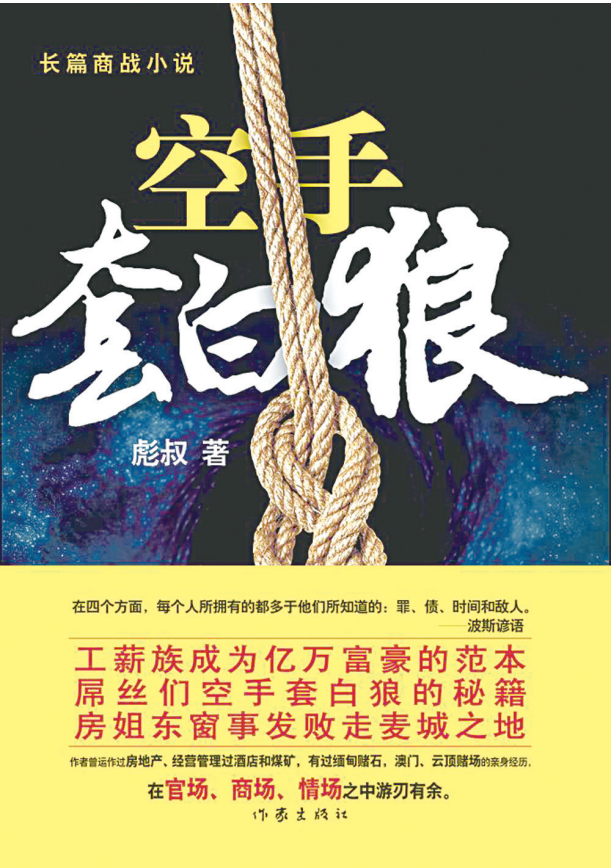
□王鸿生

屡屡遭到两边暗算;王、李雇凶制造血案,钱、赵设计让王、李入狱;王、李则鱼死网破,另求大老板张登高收购合资公司,出狱并出局后,竟死于四川地震;接着,在与钱、赵的周旋、较量中,靠赴缅甸铤而走险“赌石”发家的张登高,受历尽风尘、阅人无数的二婚妻子阎二妮点拨、扶助,顺利地接盘、控股;财大气粗的张登高力图谋转型、促上市,开始办文化产业,搞慈善基金,并要在西安建一座震惊世界的摩天大楼——长安塔;可金融危机一来,资金链切断,摩天塔烂尾,一切野心终烟消云散……

整个故事风生水起,布满暗礁险滩,无论酒酣耳热的宴会,惬意自如的度假、垂钓,还是小心翼翼的谈判、惊心动魄的赌博,或者杀机四伏的透水事故、邮包炸弹、牢狱之位,人物的一举一动,都锁定于精确到位的细节,不漏破绽。显然,作者熟谙政商企、公检法乃至媒体、银行、审计、律师等各界的人脉勾连和办事规则、程序,才能将新世纪1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以及城市化狂潮中“大跃进”式的权力美学的变异特征,书写得让人倒抽一口凉气。如在场的目击者一般,叙述者似乎下了一“兜底翻”的决心,又如跳出了三界的局外人一般,这个叙事

人又拉开足够的心理距离,冷观着“楼起楼塌”。这部小说的语言,读起来行云流水、舒缓节制,内里却透着一股狠劲,手起刀落,不动声色,直接利索地切开了那些附着于时代肌体的溃疡、脓包,一时间,资本世界的腥风血雨扑面而来,丧失了底线的人性恶臭难闻。然而,这里却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坏人”。甚至可以说,这些资本弄潮儿身上涌动着的财富激情,正是改革开放的催化剂,或经济进步形式的杠杆之一。他们所具备的眼光、智商、勇气、想象力和专业知识,更是苦读、苦学或者久经人世历练而获得的。尤其像张登高这样的寒门之子,从矿业学院出来就进了地质队,如果不是义无反顾地辞职淘金、闯荡世界,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发达。所谓“在商言商”,他们不过是一群纯粹的经济人、精明的投机者、理性的冒险家罢了。他们识时务、知进退、伺机而动,瞒天过海,没有乔装打扮,没有浑浑噩噩,也没有穷奢极欲、横行霸道,有时还不乏人伦之情、义气之举、交游之趣。

他们欠这个世界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道德。一如曾浪迹于华尔街的海归博士钱进对合伙人赵牧之所言:“高盛教给我



说。这也并非要经商者做哲学家,一个商人,如果能经常叩问自己的内心,常常思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想想自己对于社会、对于世人的责任,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一个好的公民。《空手套白狼》在这一点上可以引发读者认真的思考。

的炼金术是——巧取豪夺攫渣滓!巧取要用智慧;豪夺要用POWER,即权力和暴力;攫渣滓代表你做得干净利索,不留后遗症。”巧取豪夺攫渣滓,多么精辟的华尔街财富哲学,我深信,凡是被资本逻辑的彻底性所征服的人,其实是跳不出这个文明形式的野蛮陷阱,也想象不出友爱、互助的致富路径的。可事情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参与这场连环资本游戏的高人们,不管胜算、失算,虽然一个比一个厉害,却都有师、无师地通晓着这门财富哲学的精髓,都替着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战争不得不代替了合作,做局不得不变成了拆局,狼性不得不灭掉了人性,而所谓“共赢”、“共富”或“自利利他”的可能,就这样被资本逻辑的“不得不”彻底堵死了。

幻灭,让资本的玩家们深深感知了资本底色的虚无性。小说通过张慧能这个人物,引导轮回于人生谷底的张登高静下心来,习佛法、听《心经》、受开悟,自然不失为一种明心见性的解脱之道。然而,我们要问:一个失败的商人皈依了、反省了、升华了,一个深植于资本逻辑的世界就被摧毁了、获救了?一如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所说,现在,“有名有姓的罪恶已经被诸如股份有限公司之类的匿名的罪恶所取代”。如何对付这类“匿名的罪恶”,现代人类似乎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办法。就此而言,小说的结尾多少有点无奈,其实我们都知道,“空手套白狼”的故事流布四方,其原型早已在精神上被制度化了,由而可见,资本本的悲剧、喜剧和闹剧,还远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候。

特的生活经历,决定了《空手套白狼》的内容是广大读者所不熟悉的内容,塑造的人物是读者难以想象的人物,描写的是读者闻所未闻的故事,在读小说中不会产生故事似曾听说、人物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群高智商的人碰到一起,演绎的就是高智慧的故事,但高智慧又会返璞归真,给不同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小说结尾,作品中芸芸众生的所作所为有待读者评判,但善恶扬善、修心养性则凸显了作品的主旨,提升了作品的境界。二是与一般作家的写作不同,作者首先是商人,但能够经商又能够写长篇小说的人不多,从而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作品。正因为彪叔不是把写作当作职业,没有各种文学观念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描写生活,通过自己不同一般的亲身经历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素材和细节,使作品“干货”充足,没有水分。

《空手套白狼》出版后,迅速登上了深圳、广州、北京、上海各大书城图书畅销榜第一名绝非偶然,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所描写的精彩故事是重要因素,作者还说:“我写的作品是与现实紧密联系的,从不回避现实发生的矛盾,我的作品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写到今天,写到当下读者关心的人和事。”可见,这也是《空手套白狼》迅速走红的重要原因。畅销书应该具备的要素一定是能够打动读者的、与读者有某种联系、对读者有所启迪有所帮助的图书,《空手套白狼》就是这样一部图书。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头10年的陕北驼城。当时正值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的黄金10年的“煤炭热”和“炒矿热”。

故事的主要人物有四组:从国家机关下海创业的王建国、李海峰搭成的“夫妻档”;留美博士“海龟”钱进和潜伏的资本大鳄赵牧之组成的“海龟派”;驼城本土的机会主义者高英、高举姐弟组成的“地头蛇”帮;横空出世、靠赴缅甸赌石一夜暴富、半路杀出来的象雄张登高和半路夫妻二妮组成的“二人转”。而作为外方代表、财务总监的张慧能则是整个故事的参与者和偷窥者。上述人物人生阅历不同,教育背景迥异。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空手套白狼,共同上演了一曲惊心动魄、波诡云谲的“三国杀”闹剧。

新婚燕尔的王建国、李海峰先后脱离国家机关下海创业,并以“港商”身份找来驼城的区属国有煤矿——群英煤矿的改制并引进外资项目,与驼城市政府签订外商投资合同,成立中外合资的驼城市长城煤业有限公司,相约由王建国、李海峰在香港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香港好百年投资有限公司投入7000万人民币等值的外汇,占70%的股份。由于二人手头没钱,注资大限又日益逼近,“山穷水尽”之际,他们找来出资人留美博士、“海龟”钱进和赵牧之。钱进、赵牧之共同信奉“巧取豪夺攫渣滓”的高盛玩法,并深谙经商技巧。钱进在签约的一刹那将投资合同关键条款中的“由钱进、赵牧之投入7000万人民币等值的外汇,占香港好百年公司50%的股份”,悄悄加了两个字,将“投入”改成了“融资投入”。而签约的当时,王、李并未发觉。随后,这一事件便构成书中一系列血腥斗争的导火线。

王、李和赵、钱本为一家,即共同出资的外方。由于“改合同”事件,自然发生裂痕。这就给本来只占30%的股份的中方高英、高举以可乘之机。他们变成了“关键的少数”。当张慧能利用喝酒装醉的机会“透露”外方的秘密——即王建国、李海峰没出资,资金是由钱进和赵牧之出的时,中方权衡利弊,终于选择与钱进、赵牧之联手。共同向合资公司董事长王建国发难。而此时李海峰在整理公司的原始档案时,发现一个惊天大秘密:原来国家计委在规划群英煤矿时,给这个煤矿预留了30平方公里的预留井田,储量达3亿吨。经过李海峰的明察暗访,这块预留井田还可以以历史遗留问题办理探矿权。这中间的差价达6亿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王建国、李海峰选择了“过河拆桥”,即赶走钱进、赵牧之,重新寻找投资人,大幅提高高出资人的门槛。为了教训“叛变”的高英、高举姐弟,同时也起到杀鸡儆猴、威慑钱进、赵牧之的目的,王建国收买煤矿的中层技术干部梁子和区检察院的郝检察长,以群众举报形式揭露高举在改制过程中贪污、贿赂的犯罪事实,并将其刑事拘留,随后正式逮捕。钱进、赵牧之对王建国、李海峰的卑鄙行为义愤填膺,广泛寻找人脉资源来营救高举。

在看守所关了3个月的高举出狱后,与钱进、赵牧之联手,以中方名义发难,要求罢免王建国的董事长职务。钱进、赵牧之在香港好百年公司的董事会上利用轮值主席多一票的优势提出了董事长罢免案,改由赵牧之出任合资公司董事长。王建国愤然离席,李海峰签字反对。张慧能按照正常程序在省工商局做了董事长变更。随后,双方围绕着董事长变更的合法性问题大打官司:先是王建国、李海峰对省工商局的变更提出行政复议;省工商局迫于国家工商局的压力,将董事长又变回给王建国;随后钱进、赵牧之对省工商局提出行政诉讼,并在香港状告王建国、李海峰撕毁和约构成侵权。而这期间,随着二、三期注册资金的临近,王建国找来原来的老部下、本在黄山经济开发区做包工头的陈林入伙,陈林拉来冯副市长共同投资。王建国为了将高英、高举姐弟“争取”过来,抛出了那个惊天大秘密——那30平方公里的预留井田。高举尽管被王建国关进了看守所3个月,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同时黄山那边陈林的资金已到位,钱进、赵牧之大势已去,他不计前嫌地屈服了,与王建国签订秘密协议,并将公司账上的现金“借”给王建国、李海峰1300万元作为办探矿权的前期启动资金。

而一场矿难——群英煤矿的透水事故又一次击碎了王建国和高举的短暂“联姻”。双方的争论焦点围绕着重找本地的治水队还是找外地的队伍。王建国占了上风。当王建国、李海峰贪婪地拿来1300余万元的假发票来公司报账时,遭到张慧能和高举的拒绝。而煤矿的迟迟不能复工,又使得新股东陈林心急如焚。加上前不久王建国在西安的未央宫酒店遭到邮包炸弹的袭击,炸伤左眼。案子一直未破,王建国一口咬定是高举和赵牧之联手所为。上述种种因素叠加,心急的陈林便与王建国、李海峰精心策划了“5·20”血案:利用开董事会的时机,将从黄山招募来的30名打手藏在治水工地里,用砍刀逼着高举、张慧能在报销单和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撤销两人的职务,控制财务账册。高举、张慧能被砍倒在血泊中。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王建国、李海峰在机场的登机廊桥上被抓获,陈林和另外两个刀斧手也相继落网。随后上述5人以故意伤害罪被正式逮捕。狱中的王建国、李海峰托律师找来接盘者驼城首富张高,决定以低于市场价的一半转让股权,但附加条件是张登高必须做到刑事和解,并答应出狱后联手收拾高举,赶走钱进、赵牧之。张登高搬来驼城的领导给高英、高举姐弟施加压力,同时又开出800万的天价赔款来利诱。郝检察长也对高举分析大势,权衡利弊,建议和解。多处骨折、重伤的高举在利益面前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的良心。张慧能只是轻伤,无力回天。

出狱当天,王建国、李海峰就实名举报了高举挪用公司资金的犯罪事实。张登高买通省公安厅的某领导,立即将高举拘留并逮捕。而此时的王建国、李海峰夫妇早已满世界旅游去了。张登高此时正踌躇满志地打造自己的煤炭帝国。他抓高举的目的就是要以王建国那样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优惠价收购高举的股权。迫于张登高的淫威,同时也为了尽快出狱,高举出卖了自己的股权。

张登高在一统天下的兴头上遇到真正的对手。钱进、赵牧之与张登高斗智斗勇,公海赌船上的“梭哈”算是首战,双方打个平手。随后在白副省长的韩旋下,张登高与钱进、赵牧之握手言和,并相约共同赴美IPO。而张登高在张慧能的开导下选择急流勇退,高峰时卖掉煤矿,专心建造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999米高的长安塔。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的后合强硬,可以派生出更大的利益。同时张登高也采纳了张慧能的建议,投资文化产业并成立慈善基金,以完成自己向一个企业家的转型。

张登高与三个女人的恩怨情仇一幕幕上演:先是自己心爱的女人翠喜被抛尸缅甸的老帕敢矿区,接着是与结发妻子香玉了断情缘,并支付巨额赔偿,而与二妮结婚则无疑使张登高如虎添翼,生意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随着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国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限购政策的出台,张登高的投资伙伴纷纷撤资,他陷入摩天大楼的巨大黑洞中。而王建国、李海峰意外死于汶川大地震又极大刺激了他的神经。他只能在张慧能送给他的念经机中向佛法寻找心灵的慰藉。

《空手套白狼》,彪叔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

《空手套白狼》(故事梗概)

独特生活经历铸就畅销品质

□刘英武

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编辑出版过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果说长篇小说能以题材取胜,某种意义上恐怕指的是题材本身写的人少,却又是读者希望看到的题材,《空手套白狼》正是这样一种题材的作品。

就当前图书市场而言,以商战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不多,有些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説,虽然会涉及商业领域,但只从一个侧面、一个层面或一个角度表现出商战的硝烟、竞争的惨烈,表现出市场的多变、人性的贪婪,表现出致富的艰辛、诚信的宝贵,但这些表现往往不是作家对人物主要经历的描写,而是人物某些生活涉及及到商战,因而读者很难看到以经商为主的完整人物形象,或是一批以经商为主的群体形象,而《空手套白狼》描写的主要人物和群体,都是经商者,他们以现实生活为舞台,穷尽个人智慧、穷尽社会关系,演绎出“另一种人群”的精彩闹剧。

一般说作家都善于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听到看到的事情。因此,一个作家要写好某种题材的作品,其生活经历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很多作家的生活经历大致相同,他们去过农村、工厂、城市,经历过各种运动,从事过不同工作,个人经历坎坷,这些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都能读到,使人感觉到似曾相识。当然,这可以看作是人物塑造的“普遍性”,但在不同作品、不同人物身上重复类似的描写,也会使读者感到“雷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也难产生佳作。

《空手套白狼》的作者彪叔的生活经历却与众不同,一是与一般作家的经历不同,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作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海南淘金热”、“房地产热”、“煤矿热”的亲历者和弄潮儿,并有经营过酒店、玩过“赌石”等的丰富生活经历,没有发现一个作家遭遇过毁约、叛变、抓捕、营救、争夺董事长、连环官司、矿难、血案、花钱买刑等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有,也是有其中一二,而不会如此波澜壮阔。正因为作者独